

经纬陇原 名载春秋

甘肃行政区划历史文化  
和地名文化主题征文选登

主办单位 甘肃省民政厅 甘肃省老龄办 甘肃日报社

# 会宁——会师丰碑

文/张祥容

会宁,这个在中国革命史上闪耀着光辉的地名,因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此胜利会师而永载史册。会宁,这个充满和平愿望的古老地名,在革命战争年代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——三军会师、革命胜利。从此,“会宁”不仅是一个地理名称,更成为长征精神的象征、革命传统的丰碑。

府。明清时期的会宁,虽然不是政治中心,但作为连接甘肃中部与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要道,商贸往来频繁,教育事业发达。

民国时期,会宁县先后隶属于甘肃省、宁夏省。抗战时期,会宁是西北地区的重要后方,为前线输送了大批物资和人员。但会宁真正扬名天下,载入史册,是在1936年10月。



中国工农红军第一、二、四方面军会师纪念碑

内修建了多处革命纪念设施。“会师楼”原为会宁县城西门城楼,因红军会师而得名,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,是会宁的标志性建筑。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详细展示了红军长征和会宁会师的历史,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会师旧址包括红军总部旧址、红一方面军总部旧址等,真实再现了当年的历史场景。这些地名和建筑,共同构成了会宁作为会师圣地的红色地名体系。

会师园是会宁县城内最重要的红色旅游景区,集中了会师楼、会师塔、纪念馆等主要景点。“长征路”“红军街”“会师大道”等街道名称,则将红色文化融入

城市肌理,使会宁成为一座“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”。

会宁县的归属有过变化,新中国成立后曾属于定西地区行政公署管辖。1985年8月1日白银市恢复建制后,会宁县才改属白银市,一直沿用至今。虽然行政归属有所变动,但“会宁”这个地名始终未变,其会师圣地的地位也始终未变。

会宁不仅是革命老区,也是教育名县。自古以来,会宁重视教育,崇文尚学,人才辈出。明清两代,会宁考取进士、举人者众多。

会宁县内的地名,充分体现了革命传统和教育特色。除了前面提到的红色地名外,“郭城驿”“中川镇”“太平店”“柴家门”等乡镇地名,保留了历史记忆;“桃花山”“祖厉河”“铁木山”等自然地名,反映了地理特征;“状元广场”“博士路”“教育园区”等新地名,则彰显了教育文化。

从北魏的“会合安宁”,到1936年的“红军会师”,再到今天的“会师圣地”,会宁的地名演变,浓缩了这片土地的历史跨越。会宁地名文化所承载的革命精神、长征精神、奋斗精神,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,值得我们永远铭记、代代传承、发扬光大。

## 腊子口——俯仰见初心

文祁建

事前翻书,腊子口只记二字:天险。我暗自忖度,所谓天险,不过是山高谷狭、乱石错落罢了。车入甘南迭部深山,柏油路早已磨成坑洼碎石道。轮胎碾过石砾,漏出细碎的吱呀声,风拂着松针与湿土的清冽,点点落在车窗上。

导航机械的提示音落定,我推开车门,足尖刚触地便怔住——眼前景致,与预想竟全然相异。

山风裹着凉意钻进衣领,我凝望光秃崖壁,心底漫上几分茫然。这般崎岖难行的路,当年红军身负伤病、腹中空空,何以过得去?那些无名战士的热血,果真能渗进这顽石深处,留痕至今吗?

向导说,“腊子”在藏语里有“山坡、陡峭”之意,腊子口则由藏语“腊子库”演变而来,意思是“险绝的山道峡口”。此处便是当年战役的核心,隘口最窄处仅七米,往来全凭凭上一座小木桥。国民党鲁大昌部在此布下重兵,碉堡内机枪一架,便成了插翅难飞的绝境。

沿石阶上行不远,便见一座纪念碑,被松枝掩映着,静默伫立,不染尘嚣。

向导告知,纪念碑高九点一六米,对应战役发起之日的九月十六日;宽二点五米,寓意二万五千里漫漫长征路。杨成武将军题写的碑名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令浮躁的心绪悄然沉静。

我对着纪念碑深深一鞠,风过松林,沙沙作响,似有人低低叹息。裴荣臻元帅曾说,腊子口不破,红军便进退维谷。昔日在书中读这话,只觉平淡,此刻立在山河之间,才品出其中分量——这座碑从不是摆设,而是为那些浴血者留存的一份念想,一段记忆。

沿崖下小路缓行,我俯身抚过路边碎石,凉硬的触感透过指尖传来。崖底那棵“红军树”的树干上,有几道



腊子口战役纪念碑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淡得几不可辨的痕迹,向导说,那是子弹留下的印记。当年突击队员曾借这棵树攀顶,数人在此壮烈牺牲。

步入纪念馆,光线骤暗,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庄严之气。馆中文物皆朴素无华,却自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。墙上贴着一九三五年的《战士报》,记载着桥底四位勇士的事迹。他们躲在桥底传递信号,暴露后与敌人殊死搏斗,最终悉数牺牲。旁侧陈列着一枚残缺的手榴弹壳,据说是当年从山顶掷下炸碉堡的遗物。

我立在原地,鼻尖微酸。从前在

书中见“牺牲”二字,只当是寻常笔墨,此刻面对这些遗物,才懂这二字背后,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逝去,是沉甸甸的家国担当。多媒体区用声光电复原了战役场景,枪声与呐喊声交织,恍惚间便被拉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夜晚。走出纪念馆时,夕阳正浓,将崖壁染成一片温润的橘红。我的影子被拉得颇长,与“红军树”的枝丫缠绕,随风轻晃。

腊子河的水声仍在耳畔萦绕,此刻听来,已不是起初的喧腾,倒似无数细碎的低语,轻轻念诵着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姓名。

## 镌刻在陇原大地的红色地名

文/王旭

地名是历史的印记,红色地名是镌刻在大地上的革命史诗。甘肃作为红军长征途经地域最广、停留时间最长、过境部队最多的省份之一,留存下大量承载革命记忆、浸润爱国情怀的红色地名。这些地名不只是地理标识,更是精神坐标,记录着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和西北革命的星火燎原,承载着共产党人的信仰初心与家国情怀。每一处红色地名,都是一段鲜活的革命史,也是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。

### 长征地标:镌刻伟大征程的红色印记

1935年至1936年,红一、二、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先后转战甘肃,在陇原大地留下众多关键节点地名,串联起长征胜利的完整轨迹。会宁,白银市下辖县,因1936年10月红一、二、四方面军在此胜利会师而名扬天下。三大主力会宁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,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里程碑。此地留存的红军会师旧址、会师楼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,见证了革命力量的空前团结,成为全国标志性红色地名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哈达铺,位于宕昌县西北部,距县城约34公里,原名哈塔川,明代设铺后称哈达铺。这里曾是西北重要中药材集散地。1935年9月红军在此突破国民党重兵防线。红军在哈达铺获得报纸,得知陕北有红军根据地,党中央在此作出“到陕北去”的战略决策,确定长征最终落脚点。哈达铺被誉为“长征加油站”,留存红军长征纪念馆、毛泽东旧居等遗址,是长征战略转折的关键地名。

腊子口,甘南州迭部县天险隘口,1935年9月红军在此突破国民党重兵防线。腊子口地势险峻,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,红军经一夜激战攻克隘口,打通北上抗日通道,粉碎敌军围困红军于雪山草地的图谋。腊子口战役遗址与纪念馆,记录红军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,是长征路上的关键红色地标。俄界,即今甘南州迭部县达拉乡高吉

村,藏语意为“八个山头”。1935年9月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。会议批判张国焘分裂行为,确定北上方针,统一全党思想,为长征胜利奠定政治基础,俄界会议旧址成为见证党内斗争与团结的重要红色地名。

榜罗,位于定西市通渭县西南部,历史悠久,文化灿烂,历朝历代建置变迁频繁,自古以来,在陇右地区占据重要地位。1935年9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,正式确定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长征落脚点,明确抗日战略方向。榜罗镇会议旧址与纪念馆,承载革命战略抉择的历史记忆,是长征史上的重要节点。

打拉池,位于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的千年古镇,地处屈吴山北麓,自古为丝绸之路交通要冲与军事重镇。1936年彭德怀率西方野战军指挥部驻地,统筹策应三大主力会师。彭总在此下进攻会宁命令,运筹帷幄保障会师安全,打拉池红山寺指挥部旧址见证革命将帅的军事智慧,是重要的红色地名。

### 革命根脉:点燃西北星火的红色摇篮

甘肃是西北革命策源地,诸多地名承载着根据地创建、革命斗争开展的艰辛历程,见证共产党人扎根西北、播撒火种的革命实践。南梁,属庆阳市华池县,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。1934年刘志丹、习仲勋等在此创建根据地,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,成为土地革命后期全国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,为红军长征提供落脚点,被誉为“中国革命起承转合点”。

界石铺,属平凉市静宁县,是红军长征途经的重要宿营地与补给站。1935年至1936年,红一、二、四方面军多次在此驻扎,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人曾驻留,留存红军楼、继红村等红色遗址,是连接陕甘苏区与长征主力的关键节点,承载军民鱼水深情。虎豹口,白银市靖远县黄河渡口,1936年红军冒着枪林弹雨突破黄河天险,是红军渡河作战的重要红色地名。